



杨明臣书法

博古斋

石狮

李波

狮子被誉为“百兽之王”，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狮子也成为人们信仰中的一种图腾，被视为辟邪驱恶的吉祥动物，并与龙风攀附在一起，成为威震八方，唯我独尊的王权与胜利的化身。因此，在古代，人们在修建宫殿、陵墓、桥梁、府第及房屋建筑时，总喜欢安放上栩栩如生的石狮子。

在古代，设置石狮子有一定的规矩。石狮既作为艺术装饰作用的守卫之神，又能显示主人身份的高贵。一般门东边的狮子为雄狮，脚边踩一只绣球，象征威力，俗称“狮子滚绣球”；门西边的则为雌狮，脚下抚一只幼狮，寓意子孙昌盛，俗称“太狮少狮”，这已成为一般建制。但是，狮子头部的鬃毛疙瘩却不得随意雕刻，鬃毛疙瘩的数目，是象征封建官阶等级的标志，其数量越多，则主人官位品级越高。一品官或公、侯等府第前的石狮头部都有十三个鬃毛疙瘩，谓之“十三太保”，一品官以下的石狮鬃毛疙瘩，则要逐级递减，每减一品就要减少一个疙瘩，七品官以下人家的府第就不准安放这种石狮。

狮子底座花纹的雕刻也有学问，正面雕刻瓶、盘和三支戟，象征着“平升三级”；右面刻有牡丹和松柏，象征“富贵长春”；左面刻的是“文房四宝”，象征“文采风流”；背面雕刻“八卦太极图”，象征“镇妖驱邪”。

石狮子作为艺术形象引入建筑，其雕刻艺术在历史上广泛发展，正如建筑一样，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在汉代，石狮雕刻已出现，那时雕狮身上生着双翼，古拙神奇。在曹操筑的铜雀台旧址，曾发现一对附着门柱上的石狮，这种石狮明显可以看出受西方雕刻的影响——狮子身上生着双翼。后来随着真狮子的传入，石狮子的形象才有了双翼，但朝着昂扬威武形态发展，在古都南京和它的周围，留下许多南朝留下的墓基石刻，称为“六朝石刻”，其中狮子占了很大比例，这些石线条简洁，高大威武，强劲有力，很好地体现了护卫者作用。隋唐时期，石狮趋向写字，工艺精巧，使狮子造型艺术出神入化。宋代以后，狮子造型趋向秀丽。清末政治腐败，狮子转向温顺柔媚之态，失去了原有的气势和神威。

民间传说狮子爱玩“夜明珠”，因而至今石狮子口中多半含有一颗能活动又摔不坏的圆球。今天的石狮子又赋予新时代意义，石狮子又在街头、桥上石柱、楼宇、公园门前广泛出现，成为威武和健康的象征。现代石狮子造型生动逼真，千姿百态，刻工娴熟，线条圆润流畅，身躯雄浑威武，给人以庄严、优美的艺术享受。

商都钟鼓

马尔克斯为何“发狠”

陈鲁民

马尔克斯是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偶像，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在作家圈里，倘若谁没有读过《百年孤独》，是会被人耻笑的。在中文系，《百年孤独》则是写作教学研究的重点作品，被奉为圭臬。同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莫言就曾这样极力推崇地说：“1984年我第一次读《百年孤独》的感觉是震撼，紧接着就是遗憾，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可遗憾的是，马尔克斯却对中国文化界没有好感，尤其对中国出版界深恶痛绝。

原来，马尔克斯于1982年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之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在未得到作家授权的情况下便被我国多家出版社擅自出版，其中蜚声世界文坛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经典更是有多个版本盛行于市，准确地说就是盗版横行。1990年，马尔克斯访问北京时，看到书店里到处都是他作品的盗版书，非常气愤，对前来看他的中国文化界人士不客气地说：“各位都是盗版贩子啊！”让当时在场的中国文坛泰斗钱锺书先生颇为难堪，只有沉默不

语，因为咱们确实理亏，说啥都是多余，况且钱先生也是盗版书的受害者，心有戚戚焉。最后，马尔克斯撂下一句狠话：“死后150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我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中国青年报》4月18日）

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逐渐增强，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制定了相关法律，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坚持不懈的积极努力换来了马尔克斯的谅解。在30年后，他终于同意向中国的出版社正式授权，被出版界专家称为《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正式出版“是一个在中国出版史上可以载入史册的日子”，不亚于当年震惊世界文坛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

不过，我们还要过于陶醉，其实，中国出版环境的规范化还只是“初级阶段”，国内文化出版界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还有很多漏洞要弥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只要稍许留心，我们就会发现，盗版书不仅在地摊上层出不穷，就是在一些新华书店里也公然登堂入室。几乎每个畅销书作家都有遭受盗版侵权的惨痛

经历。余秋雨先生说，他的作品盗版书比正版要多得多，无奈之余，他的抵制办法是坚决拒绝给盗版书签名。莫言倒是挺“豁达”，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的作品的盗版书立刻铺天盖地而来，甚至公然在他家门口卖，“弟弟问我不要把卖盗版书的人撵走，我觉得挺好，能够让乡亲们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在报刊网络上，不经作者同意随意转载的侵权现象也十分普遍，而且从不知会，更不寄稿酬。就笔者而言，粗略统计，每年就有上百篇次文章被转载，主动来联系的寥寥无几。只有你找上门去了，才很不情愿地寄几个转载费，还有的干脆不理你，装聋作哑。与他打侵权官司吧，似乎又太麻烦，不仅旷日持久，劳心费力，即便打赢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只好吃个哑巴亏了事。

适逢“魔幻大师”马尔克斯仙逝，纪念缅怀之余，不由想起他昔日对中国出版界发出的“狠话”，想起钱锺书先生代人受过的难堪，再联想到时下文化出版界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盗版方面的种种不尽如人意，我们还得大声提醒自己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新书架

《美妙的瞬间：普希金诗选》

裴依文

普希金和他的诗歌，是个说不尽的话题。普希金拥有许多辉煌的头衔，比如“俄罗斯诗坛的太阳”，“现代俄罗斯文学之父”，“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等等。普希金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严谨的格律诗，俄语翻译名家谷羽先生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忠实地传达原作的意象，高度重视原作韵形式，尽力再现其节奏和音韵特色，把音乐性提到应有的高度。努力追求和谐自然，让译文读起来朗朗上口。

本书是系列丛书“诗歌俄罗斯”的第一本，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作，以抒情短诗为主，并配以俄罗斯插画家的工笔剪影插画，文字与插画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如今，离婚、再婚现象早已是屡见不鲜、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在古代社会，离婚可不是一件光彩事儿，女人离婚更是遭人白眼，往往被视为不守妇道之人。不过在汉代却是例外，汉代妇女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离婚、再婚现象在当时还颇为流行呢！

寡妇再嫁，在汉代也被认为是合理的事情。譬如，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平阳侯曹时，曹死后再嫁大将军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妻冯昭仪之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由此可见，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

令人佩服的还有，汉代女人敢于主动“休夫”。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家贫，卖柴

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朱买臣之妻敢于主动提出离婚，这在汉代以后的封建社会里是难得一见的。所以大诗人李白曾有《妾薄命》一诗云：“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



牧歌 王国强 摄影

文史杂谈

汉代妇女敢“休夫”

马佳

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臣宋弘的爱慕。刘秀当即愿意撮合，为此专门接见了宋弘，让大姐坐在屏风后面，刘秀问宋弘：“都说人一尊贵就会换朋友，一富裕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道：“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失望地告诉其姐：“此事没戏矣。”虽然宋弘明确拒绝了公主的“单相思”，但湖阳公主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足以反映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与社会风气。

知味

广肚与皮肚

刘开生

而广肚则常常被作为高档宴席热菜的头菜。笔者曾在一些宴请场合多次看到，当头菜广肚上桌时，有人双箸夹起，那洁白柔软的鱼肚在筷间翻动，立马使人想起什么叫“秀色可餐”。当酸辣扒广肚入口，舌尖上的享受立马呈现出来。醇浓鲜香的滋味缭绕舌尖，刺激味蕾。咀嚼中，使人感到它柔软中夹带脆爽，润滑中又有绵糯的独特质感，真乃惬意无比。广肚富含丰富的胶质、蛋白质、黏多糖、氨基酸、消化酶、灰分以及钙、磷、铁、锌、硒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滋阴养血、固肾培精的功效，向为高级补品，享有“海洋人参”之誉。

名一般叫烧皮肚；广肚的色泽呈乳白色，皮肚的色泽呈淡黄色；广肚的蜂窝状窟窿大，皮肚的蜂窝状窟窿小。同样都是一盘菜，二者价位却有“云泥之别”，一道品质优良、制作考究的扒广肚可售几十元甚至一百多元，而一道烧皮肚充其量只售一二十元。

由于广肚与皮肚两种菜肴食材的内在品质不同，故两种菜肴的口感与营养价值也不同。烧皮肚具有口感糯软，老少皆宜，胶质丰富、卤汁充盈、经济实惠等特点。皮肚中含有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等微量元素，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此外，广肚与皮肚二道菜肴还有几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广肚的菜名一般叫扒广肚，皮肚的菜



静物(油画) 阿普洛娃

连载



李渊 于淼 028

大丈夫

我就是想跟我爱的人在一起，可偏偏别人跟她在一起，就忘了我，就不爱我了。

过了早高峰的三环不怎么堵，出租车里的顾晓璐心里却堵得厉害。她不停地按欧阳剑的电话，先是一直占线，然后就是无人接听。没办法，她只能一个劲儿地催司机，快点，再快点。她赶到欧阳剑家，摁响门铃，是欧阳剑的母亲，顾晓璐一下子愣在了门口。她虽然见过顾晓璐几次，可那是在欧阳剑求婚之前，如今身份变了，面对这个未来的“女儿”，她倒有些不知道如何开口。沉默了一会儿，顾晓璐打破尴尬：“淼淼，我不知道你在家，你爸手机没人接——他不在啊？”欧阳剑的母亲倒是不生分，说：“他去了学校了，家里就我一个人！”“哦……”顾晓璐有些失落，“那我先回去了。”“别啊，小妈！”欧阳剑母亲一把拽住她的手。这响亮的一声把顾晓璐吓了一跳：“你叫我什么？”

不由分说地把她拽进屋里，按在沙发上，“小妈我给你倒水去！”顾晓璐被叫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说：“你还是叫我名字吧，这么叫……我不太习惯。”欧阳剑母亲哈哈大笑：“哦，我懂你，怕把你叫老了？那我们就叫你——小妈姐？嗯，小妈姐好听，就这么定了！”顾晓璐早知道这个鬼精灵的厉害，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到了淼淼笔记本上的汽车资讯，说：“你在看车啊？你爸都跟你说了？”“说了！”欧阳剑母亲递上水，一把挽住顾晓璐的胳膊，往她身上靠去，“小妈姐你真好，太惊喜了，我兴奋得昨晚一宿没睡着觉！”顾晓璐最受不了被小姑娘贴在上身，小心翼翼地想把胳膊抽出来，可她越躲，淼淼就贴得越紧。她没法说：“你高兴就好。”“你来得正好，咱俩一起挑挑车，我都挑花眼了。”欧阳剑母亲一脸的谄媚，“哎对了，你报名摇号了吗？”“你爸没跟你说吗？我已经中签了。”“啊？真的？”欧阳剑母亲激动得一

把抱住顾晓璐，嘴巴直往她脸上凑：“小妈姐，我太爱你啦！你放心，虽然这车是给我买的，可只要你用，拿去开！”说着就是“吧嗒”两下，在顾晓璐脸上亲了两口。被她这么一亲，顾晓璐完全傻眼了，这才意识到两人说岔了，她说的自己是去买车，而淼淼误会成了给她买车。顾晓璐表情僵硬，说：“淼淼，这事儿还是得等你爸回来再说。”“不用，他负责出钱就行！”小妈姐你太仗义了，还没进我们家门就先送我一辆车。你放心，将来要是我爸爸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顾晓璐面无表情地咬了咬牙，说：“不用，我一个人就能收拾他。”咖啡店里，欧阳剑跟人谈完电视节目的事儿，起身送对方离开，却一眼看到了坐在不远处的任大为。他刚要过去打招呼，忽然看到任大为身旁的女人，用纸巾暧昧地把任大为嘴上的油渍擦掉。与此同时，任大为也看见了欧阳剑，四目相对，好不尴尬。欧阳剑挪开眼神，转身要走，任大为赶紧跑过来拉住他：“欧阳剑

介绍一下。她叫王思思，我们公司的销售主管，这位是欧阳教授，是——我妹夫，我连襟！”欧阳剑没想到他会这么介绍自己，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能向王思思点头示意。“今天我们去上海出差，这个点儿去机场太早，就顺路吃点东西。”任大为解释说。王思思很识相地站起来，提议他俩聊着，自己先去机场。任大为点点头，王思思一笑，转身婀娜多姿地离开了。欧阳剑察言观色，已经看出了端倪，那偷道：“任总很爱才啊，这么年轻就提拔主管，想必王小剑一定是能力不凡。”“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误会我跟她……肯定误会了吧？”任大为假笑着岔开话题。“来坐，我正有话同你说，昨天晚上那一闹，没让你丧失斗志吧？下一步准备怎么办？”欧阳剑不愿和任大为多纠缠，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耽误你时间了，告辞。”转身就走。吃了个冷脸，任大为坐下，看着欧阳剑的背影若有所思。办完事，欧阳剑回到家一开门，

就看见顾晓璐的高跟鞋摆在门口，不由一惊，预感到买车的事要闹事儿。这一两天的，净是些烦心事儿，欧阳剑摇了摇头，硬着头皮进去了。看见沙发上坐着俩人，闺女黏在未婚妻身上。他故作意外：“晓璐你怎么来了？”“幸亏我来了。”顾晓璐冷冷一笑。“担心事情还是发生了，欧阳剑明白事情不妙。“爸，你见了小妈姐怎么一点儿不热情啊？”欧阳剑母亲这局外人不明就里。“等会儿，你叫她什么？”欧阳剑被女儿的噎住了。“小妈姐呀！”淼淼解释说，“她进了咱家，不就是我妈嘛，可我还有一亲妈呢，就只能叫她小妈；可她又不喜欢我叫妈，可直接叫姐就乱辈分了，所以就叫小——妈——姐！明白了吧？”“得，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吧。你叫我姐也行。”欧阳剑听得云里雾里，小情悄悄问：“你们俩聊得不错啊，都聊什么了？”“好多呢，你啊，我啊，车啊……”